

曝書亭集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六

考

孔子弟子考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曰孔氏之徒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其云三千不取盈于三千也其云七十不限止以七十也自孔子徒人法既亡而文翁石室象在顯晦之間世儒據以考定弟子之籍惟史記之傳家語之解而已議配祀之典先橫七十之目于心胷慮溢七十二人之外于是論者紛綸以臆斷爲進退舉凡論語春秋傳禮記漫不知省或又于複姓者改姓一字書之栗主自國學下至府州縣學皆然是尚得爲知禮也乎歸田之暇爰作孔子弟子考下及門人暨孟

弟子竊思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弟子之年茲先書三十二人而萊蕪侯無年歲次于衛公者依侍坐四子倫序書之不可以郈公先之也餘從羣書采獲具列焉

魯秦子商字丕茲

家語作不慈史記作子丕

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

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董父偃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鄆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魯顏子無繇

家語少無字繇作由

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

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謚文裕

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路

子亦作季

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

河內侯進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

亦作點

字子皙唐追贈宿伯宋贈萊蕪侯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

史記作子開

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唐追贈滕

伯宋贈平輿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鄭康成曰魯人

按龜山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爲憑恐誤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琊公改費公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
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
公改薛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

贈彭城公改徐公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齊梁子鱣或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贈趙伯

宋贈千乘侯

魯顓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兗國公宋因之元
至順中贈復聖公

衛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左傳字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臯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

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衛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為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史記作旗少孔子三十歲唐贈鄆伯宋

贈東阿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

贈黎陽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或作子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下伯宋贈平陰

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

殆誤也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四十五唐贈吳侯

宋贈丹陽公改吳公許慎說文偃作於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凡伯宋贈益

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贈

任城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江

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伯宋

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說文作伧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潁伯宋贈南頓侯

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略獨陳子三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不得其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郛伯宋贈鉅野侯

莒父宰衛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爲衛文侯師唐贈魏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溫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顏子幸

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或作辛

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蕃伯

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丘侯改陳公

魯冉子孺字子魯

或作曾

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臨沂

侯

蔡曹子卣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

家語作處

字子析

家語作哲

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贈

沐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聊伯志作駢伯

魯顏子高

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

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琅琊

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

魯峻石壁畫像云

唐贈瑕丘伯宋

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溫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顏子幸

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或作辛

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蕃伯

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丘侯改陳公

魯冉子孺字子魯

或作曾

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臨沂侯

侯

蔡曹子卣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

家語作處

字子析

家語作哲

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贈

沐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聊伯志

作駢伯

魯顏子高

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

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琅琊

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

魯峻石壁畫像云

唐贈瑕丘伯宋

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黃伯宋贈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說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輿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歲著于家語史記隸續者三十有一人并曾歲共三十二人內顏淵年數王肅疑其錯誤

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鄆侯宋贈東平侯改鄆公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臨淄大夫魯宰子子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

史記作齊

公冶子長

家語作長

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

范甯曰名芝字子長

魯南宮子縚

或作縚

一名括

或作括

字子容唐贈郟伯宋贈襲丘侯

改汝陽侯

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

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

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謚敬叔孟懿子之

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

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

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

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

定已娶于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

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

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注縚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弘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爲一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邊子顏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

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

齊公皙子哀

家語作克

字季次

或作沉

唐贈鄆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皙哀字季次不爲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稱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

家語耕上有黎字

字子牛唐贈向

或作滕

伯宋贈楚丘侯改

睢陽侯

衛琴子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

咸淳臨安志作少梁

宋贈鄆城侯

衛奚容子藏字子哲

唐贈下邳伯

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即墨侯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唐贈重丘伯宋贈臨朐侯

宰

或作單

父子黑字子素唐贈乘丘伯宋大觀中補贈祁鄉侯

魯公西子藏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

或作從

唐贈北衛伯宋贈上邳侯

魯冉子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薛子邦字子從

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胸山侯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

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諱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間有同者既有曾藏亦有奚容藏又有

公西藏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有任不齊

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

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宰父黑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

既有秦祖亦有顏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

雕徒父亦字子有顏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顯孫師

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期

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

茲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燕伋亦字子思曾藏字子哲伯

虔狄黑奚容藏亦字子哲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

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績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

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顏噲字子聲樂欬亦字子聲漆雕哆字子斂邾亦字子斂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邦鄭國子徒子從安見其名字相類而并疑其姓氏之誤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揆之于禮終有未安也

齊后

今本家語誤石

子處字子里唐贈營丘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侯

魯左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衛狄子黑字子哲

家語作哲之

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旂

家語作旂

字子祺

家語作子顯

唐贈雋婁伯宋贈厭次侯

魯顏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

家語作亢或作桃

字子籍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

或作魯

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子徒父

家語名從

字子文

或云字子友

唐贈須句伯宋贈高苑侯

燕子伋

或作級

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衛勾子井疆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

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邾子莒

史記索隱作邾莒文翁石室國作國選家語與亦作邾

字子斂唐贈平陸伯宋贈

高堂侯

魯施子之常字子恒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魯申子續字子周

家語今本作續

申子棠字周

史記今本作棠禮殿圖作棠

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棖

論語

字子續

咸淳臨安志

唐贈魯伯

臨安志作阿伯

宋贈文登侯

陸德明曰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

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

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

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

絮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

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

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于詳

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

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

漆雕氏居其三商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

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爲一人

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

夏洪基強以棠棖爲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蒧公西輿

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

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爲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

或作欣

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爲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即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爲弟子未可知也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冤句侯

魯孔子忠

或作弗

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鄆

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

今本家語作子橫

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顏子相

史記作祖

字子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定

魯公伯子寮

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寮今本作僚又作寮或云即申寮

字子周唐贈任伯宋贈壽

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按公伯寮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

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蝨螻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顏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傳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傳會未免失之偏矣

鄒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顏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爲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配食自詡不舛于禮一洗前

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士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廡子瑀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

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
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
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
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
不屑教誨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
儒反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罔子之裘

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
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
用命矣則家語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
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之也卒謚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
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
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
僖子病不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
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
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載懿子問書欽四
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仲孫子說

亦作

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按世本仲生纘生南宮緇孔安國以南宮适即敬叔魯大

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閱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說字敬叔是一人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即閱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縚則夏說似屬可從昔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資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歷郊射之所攷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于聖門者矣今祀典配适而無閱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顏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卽鄭國遂亦罷祀而并黜孔璇其說本于程敏政攷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顏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乎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攢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旣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衛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彘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号據此疑即蘭也

魯太史左丘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

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于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爲

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此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

爲議禮者之失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

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皙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

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聖真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間

賈牟子賈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賈牟賈

按樂記賈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賈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賈在弟子之

列明矣蓋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顏子涿聚

或作濁鄒

按呂覽云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雖不在七十子

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右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孫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撰古史著錄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鄒單秦冉顏何也蓋以文翁禮殿之庶瑀林放魯峻石壁畫象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閱晏子之鞠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通計九十八人竊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當以臆見去留先師之庭宜槩應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五鄉二童子魯峻石壁畫象之左子慮襄子孺襄子魯公子庶顏子思夫子高韋

續書品為卷一記瑞製麒麟書之中姓名闕失又蘧伯玉孔子嚴事之女施存雖載陶弘景真誥在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惑也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經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

唐藝文志作論語篇目弟子惜俱

失傳議禮者止以國語為憑至斥史記為附會若文翁禮殿圖置之不復參詳矣又會要通典祖庭廣記素王紀事孔門僉載闕里志等編紀諸弟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內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率改複姓為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廣韻注如奚容壤駟左人少叔石作左丘悉為更正冀信古之君子有取焉又按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丘明顏淵閔

子襄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
子夏曾子子張曾皙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漆雕
啓澹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憲顏路商瞿季
次公良顏刻顏柳居第四等者孟懿子南宮敬叔公伯寮
公肩子子石琴牢賓牟賈居第五等者顏燭籬陳亢林放
申枏子服景伯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六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考

孔子門人考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于子路

楚馯臂子弓

或作弘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

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

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

吳萊曰荀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

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
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
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
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
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
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

魯橋疵子庸

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疵子庸

司馬貞曰橋疵世本作矯疵字子肩魯莊公族

按子本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
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都

司馬遷曰文侯受子夏經藝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吳師道曰名勘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蔡邕明堂論引其文
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
引其文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鋤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
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晉段干木

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于子夏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為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為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

田無擇子方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

故周之南齊稱子方之為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于高行子

王應麟曰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曾申子西

劉向曰左丘明授春秋于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于子夏

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攷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

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按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齊公羊高宋贈臨淄伯

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

荀崧曰公羊親受子夏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孔穎達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商授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各爲之傳

吳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魯穀梁赤宋贈龔丘伯改贈睢陽伯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楊士勛曰穀梁子名休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于子夏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又按春秋爲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曾子高子穀梁傳所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夏之徒與魯孔伋子思宋崇寧初贈沂水侯咸淳中加贈沂國公

孔鮒曰子思受業于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魯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不當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於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孔穎達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為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顏師古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顏氏定為孔子門人

世碩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

景子

志所載景子六篇漆雕子十三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顏師古曰世子陳人七十子之弟子

王史氏

按漢藝文志景子三篇顏師古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

劉向曰六國時人

顏師古曰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漢藝文志李克七篇

顏師古曰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辛嬰

漢志十八篇

顏師古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曰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靜精微之儒

按儒分為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冢得竹書

縣亶父

亶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唐韻注

子象

易五篇公孫段傳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或疑公孫氏為龍門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者趙人名龍者字子東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所云東者龍也詭辭數萬聘堅白異同之辯初非孔氏弟子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為一人今考定傳易者為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王應麟

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

公休哀

按子象為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及云

公祈哀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即公皙哀以皙作祈形相類而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皙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決也

盆成括

按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孫宣公

言括嘗為孔子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為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為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若夫弟子之子分比于門人子淵子輿本門人也而列于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輿之子元及華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又齊有芊嬰著芊子十八篇亦七十子之後雖未詳其所師要當互學于七十子者也

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三等者樂正子春段干木
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第五等者陽膚
第六等者檀弓而子張之子申詳亦置第三等

孟子弟子考

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

趙岐曰孟子弟子為魯臣

萬子章宋贈博興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孫子丑宋贈壽光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浩生亦作告子不害宋贈東阿伯

趙岐曰齊人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陳子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亢子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屋廬子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徐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陳子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彭子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都子宋贈平陰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咸丘子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高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

桃子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盆成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

滕子更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吳萊曰孟子學出于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曰世俗之
溝愚瞽儒嚙嚙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
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所謂溝愚瞽儒正指萬章公
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号稱大儒猶同門異戶如此
顧炎武曰史記索隱以萬章公明高等並孟子之門人廣
韻注又云離婁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
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為孟子弟子季孫知孟
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
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猶因其說故

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
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
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二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
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
孟子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
有不可解者至于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而廣
韻注謂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
詮丘字引孟子齊有曼丘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
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
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

不與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八

考

太極圖授受考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為製序而東蜀衛琪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三元本律曆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搏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為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日玄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

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
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爾相傳搏受之呂蟲蟲受
之鍾離權權得其說于伯陽伯陽聞其言于河上公在道家
未嘗謂爲千聖不傳之祕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圖者四
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
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太極圖仍不沒無
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
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
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
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
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

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達薦移
知樅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覲面然則從何地手
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
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
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繹其
文若似乎未受業于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
入于老釋也邪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游事明
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
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
猶孔子問禮于老子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郊子云然蓋與受
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于周茂叔之語然弟
子稱師無直乎其字者而貴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

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大旣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浙江分地考

浙江布政使司初設所轄九府而已嘉興湖州統于直隸故實錄洪武九年十二月書直隸湖州嘉興諸府水災遣戶部主事趙乾等賑給十一年五月勅工部定歲造軍器之數其書嘉興湖州亦冠以直隸字至十四年四月復置巡檢司嘉興府一嘉興縣之杉青牕湖州府三烏程縣之後潘德清縣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隸文冠之宋濂京畿鄉閭紀錄序云洪

武辛亥秋八月清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懽忻相告裹糧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所云十七府者直隸之府十四其一廣德四年以後始降爲州合嘉興湖州而共計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趙鄉貢序云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崇德貝瓊穀江漁者詩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末徐復禮迫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與四十人之選鄞人鄭真跋同年錄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詔旨合九郡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又送何本道還金華序云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于是浙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華何本道與焉其云九郡者嘉興湖州不在其內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隸浙江攷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于洪武十七年進呈二府沿革祇

書今屬浙江布政司語焉勿詳後之人罔聞知由是柳琰鄒衡趙瀛劉應鉤志嘉興勞鉞栗祁張鐸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本惟仁和夏時正撰杭州府志獨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九洪武九年改爲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隸浙江領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浙江行省即杭州府學之西爲貢院合試九府之士書之特詳嘉靖中武進薛應旂修通志自言郡縣志可采錄者十無一二顧夏氏之志具在何漫無考稽夫畫野分疆地志之大綱乃置而弗書後之紀方輿者率本通志則紕繆多矣作浙江分地考

呂冢考

半邏之南有呂冢相傳謂吳孱陵侯蒙冢也考吳志蒙卒于

公安史不言其葬處而盛弘之荊州記云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黃巾之亂吳有許昇妻呂榮不辱于賊爲所殺糜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号義婦堰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爲蒙爾地名之傳于今往往非昔即以嘉興論如由拳之譌爲油潭西埏之譌爲西縣蹲賓之譌爲蒸餅射襄之譌爲壽香新塍之譌爲新城徐彎廟之譌爲徐偃王廟蓋不可勝數矣書以俟記地志者正之

辨

尚書古文辨

尚書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朝倪寬于時司馬遷亦從

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皋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太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諸人故自膠州庸生而下至于桑欽所習者仍二十九篇而已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于西州以授徐巡衛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漆書之學初不本于安國

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由穎達不察見古文字即以爲安國所傳亦拘疎甚矣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大與僖子季彥問荅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蓋固已乎季彥荅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

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
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也趙岐注
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
書惟許慎說文序謂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
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裡
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
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
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
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湖海爲水宗
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漆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
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
夏侯賈氏之說則慎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譙周五經然否

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攷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
孔氏古文者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
紀綱爲夏太康時然攷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于
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云古文
尚書鄭沖所授沖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
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
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凡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
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
授蘇愉祕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
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
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見孔氏
古文者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

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謚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

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旦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於焉諸儒或說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汴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雉頭狐腋以爲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論其大略傳文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子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云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

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乃今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而偽託孔傳者不知也至于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駟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攷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東則濊貊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

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号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序文之可疑者三墳三才大道五典言常道遯辭易窮分之無可分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無稽勿聽刺之無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岢嶇禹碑奇古難識其諸壇山石岐陽獵碣以及夏殷周鼎鐘鬲敦卣盤匱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殆不過張皇其辭以欺惑後世焉爾又言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此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者已且如司馬氏問故于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句多別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與伏生所授無異辭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固漢志劉歆

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沒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沒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鈔本流傳偶脫去家字爾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繆甚乎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選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

五穀辨

孟子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穀羊皮爲人養牛自賣句截五穀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注云人言其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殆言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屢屢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穀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曩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爲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

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子合按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太原閻百詩好駁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記書此質焉并以寄孔德

原

原教

始爲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

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犧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則無食不蠶則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其說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人之教三之嗚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勿若矣天下之理出乎剛則入乎柔出乎陽則入乎陰出乎君子則入乎小人未有兩是者也惟內無所主則死生禍福戰于中其初守道不篤持論兩端其究歸于無所忌憚而獲罪名教當是非可否之際倡爲調停之說者未有不流爲小

人者也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已棄絕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子路問爲政夫子告之以正名謂名之不正至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若是其甚也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原刑

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剕桀黥之謂肉刑之始矣刑

者一成而不變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就典刑命士流者宥之鞭扑者贖之若夫怙終不悛則法在必誅賊之爲言殺也春秋傳晉侯使鉏麇賊趙盾是也相古有虞之世畫象而民知禁赭衣墨幪別其冠服使觸罪者知恥悔過得以自新自五虐之刑作殘其形毀其體膚斷者不可復續終其身不敢與士民齒將無所用耶焉彼夫劓剕桀黥在苗民發聞惟腥舜方哀矜庶戮之不辜務遏絕之豈反效尤而以至仁用至不仁之法乎荀卿有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乃班固漢志援俗說著論以爲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昔者鄭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其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其云禹刑湯刑者初未嘗指爲肉刑而班氏實之孔氏書傳稱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

贖刑之法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不知何所據依殆無稽之言爾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古文尚書未足深信迨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圜然則肉刑其昉于周與穆王閱實其罪許罰以鍰是亦不忍人之政矣蓋至漢而文帝始除之仁人哉俾五虐之刑絕于世可謂盡心焉已顧腐儒之論尚謂肉刑當復豈不謬哉作原刑告後之君子治書者兼可明孔傳之僞焉

原貞

表貞婦之里而旌其門自後世始也然則古人未之重與曰在易恒之大過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古之人以為從一而終者出乎義之宜無足異也曰女子未嫁而夫死終身不嫁焉

可謂異矣顧經傳亦莫之詳何與曰先王制禮用以防民之所不足期合乎人事之宜而已未昏而夫死既葬而除服服除而嫁人事之常也其或終身不嫁蓋禮之過焉者也此經傳之所未詳也嗚呼自昏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民至有自獻其身者矣蒙之蠱曰見金夫不有躬貞也者後世之所難雖過於禮焉苟合乎從一之義是則君子之所深取耳曰古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而況其未昏者乎謂之從可乎曰夫婦之道守之以恒而始之以感夫男女異室無異火澤之相睽自將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母之命委之以禽納之以純帛則猶山澤之通氣其感與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恒其德也春秋僖公九

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公羊穀梁二子傳
曰許嫁矣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禮女子未許嫁
而笄燕則鬟首許嫁笄而字則爲之纓蓋至嫁而後主人親
脫之凡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則從之之義也曰
趨喪而哭禮與曰記有之取女有吉曰而女死壻齊衰而弔
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斬衰而弔焉鄭康成范甯皆主其
說其誰曰不可也曰然則死可以合葬與曰周官媒氏掌萬
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未昏而合葬是嫁殤也曰生不得
結其禭死不得同其葬是人事之最可憫者矣旌表焉不可
以已也曰此有司之事也彼女子之貞惟知一其志以恒夫
婦之道而已又豈樂有聞于鄉里而爲之者乎山陽高子雲
其兄之子昂聘大河衛蔣氏之女未娶而夭女趨喪而哭甚

哀自惜不嫁每歲寒食必往祭昂之墓年五十餘矣而有司
莫知也世儒拘牽之見謂女尚未嫁不當輒詣夫家撫棺而
哭而鄉里憫其守者謂死即可以合葬于昂之墓皆非也高
子習于禮而克明貞女之志故不請于有司乞于文述其事
子遂原貞女之志行合乎經義者告之而載之世史者不復
詳焉

曝書直集卷五十九

論

書論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說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魯矣
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
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
書達書名于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
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
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
而芟夷翦截黜除之也謂芟夷翦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
之文之偽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

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于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錄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于書悔過一也衛武公賓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書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周望魯毋乃類于讖緯之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則悔之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為憾也意其封殽尸而還必告捷于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而達之四方雖未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

書則可信已

書論

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鉉諸儒是也謂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于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即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傳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

攷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自愚論之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于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

詩論一

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

之樂儀也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于騶虞采蘋采蘋則存之于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驚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

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祁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偏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

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于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于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于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于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

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
刺繆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
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
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于魏唐之後檜後于陳幽後
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于
壞而壞樂不期于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
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詩論二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
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蝦
蟪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一作悅人也雨無極正大夫
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

元王受詩于淳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
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傳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
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
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
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
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
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
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
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
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
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
言皆以補師說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

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爲序乎

春秋論一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于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附庸也而進爲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爲子薛降爲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爲侯或降爲伯或降爲子或復爲伯他若于葵丘宋以公而稱子于溫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

于宋于陳則云存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杞則云用尸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書衛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齊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溫子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于宋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既已賤之矣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尸禮雖大曰子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衆說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

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末衰諸侯不享觀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于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于繻葛敗績于貿戎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于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降爲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強國知所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稱子不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即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于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子奪之則孔子先自處于無王何以使亂臣強國知懼而示信于後世乎顧羣儒之說猶紛紛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春秋論二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榮暴之殘其

號令政教以晉楚之彊請隧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
未嘗墜文武成康之訓而于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志交福
贊喜致禮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
從而書之苟失禮于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爲尊者諱俾
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與隱公
既贈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與文公既使
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
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贈之贈周之于魯其禮不爲不備
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
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即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于周
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
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人有德于己猶不可忘況

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內朋友之義無施不報況出天
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爲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
不問以宗國不共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号令于
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
其人弔又不至于是毛伯以上大夫即前錫命之使臨之書
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于楚也昔孔子從祭
于魯膳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
爲爲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孔子之作春
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
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子榮叔譏其兼之非禮于召伯譏其
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
也石尚之來歸賑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夫不以久

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羣儒之說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爲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賄非譏子言則然矣求車何爲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于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冢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冢父爲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即以奉使之入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沒其文也

春秋論三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姜通乎齊襄遂啓彭生之禍而且孫于齊享于祝丘會于禚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敖也無節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莊公爲齊侯之子將使主魯祀者莫信爲周公之後國惡孰大于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辯焉不可

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爲著其事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桓會于讙而親受之昏禮之始不爲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爲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爲魯君之子不待辭說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于子同生書之噫易芊以黃易羸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祛惑史沒其文斯人之疑者益甚然後知春秋之爲功世道者大也

春秋論四

以春秋爲春秋述也而謂之作何與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

之克也衛之魚也號之囂也晉之蘇也黯也趙也狐也墨也咸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志也楚之書也檇杙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既得百二十國寶書非不欲成東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蓋嘗讀春秋於老聃之前矣聃也踞竈觚而聽之又得丘明爲之傳于是作春秋之志乃定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國之事爾周官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刪裁會粹而合于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譬諸後世紀輿地者一縣之志有焉一州一郡一路之志有焉其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謂之通志是與百二十國寶書同也十道九域大一統之志則竊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國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侯大夫

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無異出自天子斯則天子之事矣乃或者以書爵書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予奪之權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亦何預重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或又以爲春秋孔氏之刑書不知王迹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溫柔敦厚之遺意非過爲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說也豈深于春秋者哉

秦始皇論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爲國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于太子之師傅而范雎爲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爲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軻以匕首劫始皇幾搃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

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爲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爲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爲衆惡之所歸以至于亡豈不哀哉蓋吾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于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爲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爲快不曰嫚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旣滅秦方以爲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文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爲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

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爲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爲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于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韓信論

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市咸笑其怯母獨爲進食宜其有知

己之感千金之報不爲重也迨于楚爲郎中投漢爲都尉至此而天下遂無一人知己者此信所由亡也當其時豪傑並起可與就天下者惟楚漢信之亡將安往哉蓋惟有窮餓于深山以沒世焉爾何也彼其視郎中都尉之遇甚于胯下之辱也乃高帝一聞蕭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爲大將又設壇場具禮召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隆未有若高帝之于信也其知己之感雖植醢其身不惜彼武涉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動心哉天下已定信未嘗有纖毫之過而陳平倡僞游之邪說無故貶爵使與絳灌並列其與郎中都尉之遇何異欲禁其無怨望之言難矣彼呂后者包藏禍心以爲信不死必不爲所用由是文致其辭戮之鐘室史遂附會其說謂與陳豨有執手之言嗚呼以信用兵之神衆寡莫測欲反則反

耳何藉豨爲信之視豨猶絳灌之屬不屑與之言者也然則信悔不用蒯通之心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爲高帝所殺則雖植醢無憾其爲是言者深憾爲女子所賣也不然以漂母一飯之不忘忍負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讓之死也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賈生以讓行同狗彘而能抗節若是孰謂信也行乃出豫讓下哉

揚雄論

以言取人僞之所從出也昔者太公誅任商華仕于齊子產誅鄧析于鄭孔子誅少正卯于魯聖賢所以彰刑罰大權者豈好爲己甚哉無他深惡其言之不實而僞學之足以欺世也揚雄之書誦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折衷聖人而純于道德

者莫有過焉者也抑知其盡出于偽哉王莽將篡漢恭儉以下士雄之澹泊自守若無榮利動其中其初蓋欲悅莽之心及久未見用躁不能禁乃爲劇秦美新之文以獻媚前之所爲唐尊之柴車瓦器也後之所爲哀章劉秀之符命也其獨不得柄用者莽嘗與雄同爲郎莽之僞雄知之雄之僞莽亦習知之也莽作金滕大誥以自擬于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相率而爲僞焉爾矣投閣之事已爲當世所笑後之君子顧或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也夫安居而誦習周孔鄉曲之士能之迨事變猝至臨難而不失其正者希矣世之儒者幸生太平無事之日飽食暖衣無纖毫之憂患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沒門人弟子矜其迂闊腐爛之說巋然配食于孔氏之庭非是則俎豆不與焉

噫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也邪

王弼論

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此伊川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注也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出辭太激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尚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然弼旣注易別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輒爲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

邪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訕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子魏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沉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于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爲正統其識迴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勳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

中即帝位武擔蜀之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子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謖軍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秦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爲王粲衡觀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覲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壽旣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氏之責壽子竊以爲未得其平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

議

孔廟禮樂議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被孔子以王者之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秉鎮圭而坐門列戟二十有四褒崇之典古有行之者矣稽于禮可乎曰不可孔子作春秋者也春秋之法僭忒者必誅人臣而被服等于王者僭也曰然則享用十二邊舞用八佾殆不可乎曰是奚不可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夫釋奠有樂而釋菜無樂者也惟以天子親往視學則合舞以重之漢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唐開

元中二京祭孔子牲太牢樂宮縣舞八佾明之初國學之祭
籩豆用十府州縣學之祭籩豆用八夏寅曰十二籩豆惟太
學可行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僭矣然則禮樂之隆殺
由于主祭者不係乎所祭神祇之爵位崇卑也夫社祭土稷
祭穀耕籍祭先農其神不必皆王者而天子祭之未嘗因神
祇之大小而殺其禮樂祭先師也亦宜若是焉已記曰君子
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是則府州縣學之
祭孔子籩豆用八可也用六可也樂舞用軒架可也用判架
可也至于太學則天子主之以天子之學行天子之禮奏天
子之樂享以十二籩舞以八佾何爲而不可哉

曲阜設官議

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自宋之初已然今循而不改知曲阜

縣事者必孔氏後也然其敝有二居其位法難行宗黨之間
其人賢久不得遷其人不肖上官以孔子之裔劾而去之恐
人之議其後則顧忌而不敢出將益無所畏憚而民受其害
敝一也知縣事者不必孔氏宗族之長族人有罪或其伯兄
或其世父叔父或其從祖或無服而居祖父之行少者坐而
撻其長卑者獻而屈其尊干犯焉而不顧敝二也夫既封上
公之爵一人錄五經博士二人不藉知縣事者以爲光榮矣
或謂褒崇之典行之久而不可易或又謂孔子之里不可使
他人臨之然則曲阜設官當何如曰曲阜魯之故都也周公
魯公者魯之先君也伯禽之少子食邑于東野曰東野氏孔
氏著而周公之後微居于曲阜物莫能兩大理想然爾今之
咸陽周公之墓在焉使徙其裔孫給之土田歲時灑掃無廢

三年有司擇子弟之通曉文義者貢之朝俾知曲阜縣事秩滿得遷替以周公之子孫治孔氏之里其于分也不紊其于吏治也無敝似亦策之可行者也

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則孺悲實傳經之一人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於焉孔氏家語司馬遷史記皆擯而不書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邾鄫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且夫互鄉闕黨之童子未嘗無誨何獨悲之學禮以君命臨之反絕之已甚乎故夫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噫悲一學禮而士喪禮之書傳其功豈小也哉且既授之禮則爲弟子禮六藝之一悲身通之學者毋徒泥論語之文謂悲不在弟子之列必合雜記論之而悲當配食于孔子之庶可信已

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

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丘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爲之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駁

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于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于三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爲經緯自爲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說未嘗濫及也或疑五帝之名近于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朝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峰蔡氏之

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甄曜度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鳥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苞之文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竊有未平矣況鄭氏之功文公成公未有異議乃一程敏政罷之非萬世之公論也竊謂宜復其從祀孔廟不當罷

經書取士議

五經垂世昔賢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長新挹而不竭蓋

合義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於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亦用朱氏章句則舍五經而專治四書矣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治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略而已至于習禮者恒刪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置左氏傳不觀問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于是乎日微海其可

枯乎日月其可晦乎此學者之所深懼也擣昧之見斟酌古謂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衛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于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迨明洪武中損益之春秋得兼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澥集說要仍不廢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攬竊一家之書以爲書廢注疏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當覈諸書所本各還著書之人別事纂修可也

釋

釋圭

圭之爲制不同而用之亦異天子大圭長至三尺土圭尺有五寸鎮圭裸圭四圭尺有二寸琬琰九寸鄭康成謂琬大者度尺二寸穀圭七寸兩圭五寸而命圭則自九寸以下爾雅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說者曰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也是凡尺有二寸以上皆天子之圭矣記贊大行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而琬圭以易行除慝鄭衆謂其有鋒芒則其厚且殺之又王所櫛圭插于紳帶之間蓋其銳與劒相類所謂終葵首也考工記曰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隊而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爲圭宜鑿好於肉然後可以組穿聯之也宛平孫先生藏古玉一相傳盜發成湯

墓得之傳世已久先生出以示予其光黝然若山玄而水蒼長尺有二寸博二寸中鑿以孔可以穿組剡其上若芒刃殆古琬圭之屬而尺寸過之疑即康成所云大琬者也昔湯既伐三朶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而考父之頌曰受小球大球又曰受小共大共釋之者曰小玉尺二寸圭由此觀之是玉也焉知非詩書所云而成湯既沒納諸其墓者乎客有先予觀者爲賦玉劒歌予考桃氏爲劒未聞攻玉玉劒之載于六經者無之遂定以爲圭作釋圭

釋齋

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爲齋稽之古不爾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齋日三舉殺牲盛饌曰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齋致齋

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齋日仍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氏疏云此以上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齋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而孔子惟酒無量則齋日并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如葷出莊子文似未足據

釋棠

詩蔽芾甘棠毛公傳甘棠杜也鄭康成注北人謂之杜梨南人謂之棠梨爾雅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梨也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通志甘棠謂之棠梨又有沙棠廣志云如棠味如李無核竊疑今之蘋婆果即詩所云甘棠而俗呼沙果即沙棠呼櫝子者乃赤

棠也其曰棠梨者以花似棠實似梨合而稱之爾

釋杭

爾雅杭魚毒郭璞注云杭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陸德明釋文云杭音元又作芄鄭樵注云今南人謂之杭木其皮可煎汁藏梅三家之釋爾雅若是蓋杭之用在子沈瑩臨海異物志云杭味似楮用其皮汁和鹽漬鴨子裴淵廣州記云杭殼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散有棘刺破其外皮肉白如脂肪著核不離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杭子法云杭木皮淨洗細莖剉者取汁率二斗及熟下鹽一升和之汁極冷內甕中浸鴨子一月煮而食之廣韻注杭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不壞錢易南部新書云湖州歲貢黃杭子連蒂木瓜故李景先戲蘇特曰使君貴部有三黃杭子五蒂木瓜左文

質吳興統紀云大曆元年進單黃杭子談鑰吳興志云唐歲貢單杭子一千三百五十顆重黃杭子一千三百顆樂史橐宇記湖州土產單杭子子嘗問之州人莫有識者洪邁容齋隨筆云杭如蒼耳益母莖幹不純漬以藏鴨子則漆其外陶宗儀輟耕錄云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杭子按今無錫土俗猶然坊本爾雅乃譌杭爲杭於是凡詮杭者皆以杭義釋之考諸顧野王玉篇於杭則注木名於杭則注州名二義固秩然不紊也若單黃重黃三黃則造杭子法有不同爾至若卡彬下酒以杭皮爲肴則又專用皮已

說

名孫說二首

昆田生子三齡矣命之曰桐孫爲之說曰天下之木莫良乎

梓桐也者梓之屬也榮木也易生而速長者也凡木本實者末虛桐則枝小者益堅孫枝所以貴也清明而始華未後時也當暑而陰炎熱之不附也鳳凰之羣游非桐不集琴瑟之中呂非桐不宣日月之正閏非桐不辨產乎荒岡窮谷未嘗有偃蹇憔悴之色及其自拔于百尺之表索鄂之垂柯葉之潤望之者愈見其可親也是非不材之木也矣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庶其蕃衍吾後乎

百穀之見于六經者秬秠糜芑荏菹麻麥秫蕡苽稭稊穉而黍稷稻粱尤嘉穀之最也詩言穡事多先稷黍然頌豐年者必及稌又釀者則以稻酒爲上而食稻比之衣錦稻之重於時久矣吳田之宜莫良乎稻取以名次孫也可豳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吾將以娛吾老焉

說碑

端州于今爲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水經鬱溪東至高要縣爲大水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以束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峰曰朝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以瓠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然水既涸熬豚膏然紙爲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涂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尺下上皆剝石不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黃岡村民日役不過四十人坐臥偃側其內得石自內傳之外一如汲水法巖三尺石分三品焉上巖者質純而豔微紫中巖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沉水觀之若有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

墨若熬釜塗蠟者然斯爲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礪謂之火捺聚而爲輪謂之金錢紫氣既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綠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于綠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黃氣亘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線點墨瘢相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硃砂斑剝蝕如蟲噬謂之蟲蛀旁色赭者謂之鮒血邊其爲眼不同有鸚鵡眼有鴉眼有象眼黃謂之鴉碧謂之鸚鵡眼不貴黃也員者爲鸚鵡爲鴉長者爲象眼不貴長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暈有奇而無偶者也辨水巖者必于是驗之思過半矣朝天巖在水巖之南產石易與水巖混亦有蟲蛀有玉帶有金線若翡翠似矣恨微黃黃龍似矣恨燥蕉葉白火捺似矣恨模糊硃砂斑似矣恨大眊其眼四旁若漬晴翳不明此淚眼也形體略備光采

全無此死眼也自此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有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麤其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紫或如豬肝或如黛綠或如敗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宣德巖在屏風山半開自宣德年品在朝天巖之上山多虎患故歲久無采者要之得水巖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兼鸚鵡眼者而諸品又可廢矣典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產石亦有鸚鵡眼方之水巖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光滑而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爲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耳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水巖石百餘久盡散去海鹽周生從予學詩以端石硯爲贄乃追憶舊日所得爲說示之俾審所擇焉

說舟示戴生鏞

西湖船製不一以色名者有明玉鎗金金勝寶勝大綠間綠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柳陰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有龍頭白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是也有鹿頭楊庶夫詩鹿頭湖船唱叔郎是也有燕尾張思廉詩斜日輕風燕尾船是也形色雜者有百花十樣錦錢復亨詩誰家樓外停歌舞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以姓名者有黃船董船劉船見吳自牧夢梁錄蓋大者謂之頭船尤大者賈秋壑所造車船也車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庶夫詩小小渡船如缺瓜歐陽彥珍詩瓜皮船子送琵琶張大本詩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又有總宜船取東坡居士澹妝

濃抹總相宜之句名焉李宗表詩總宜船中載酒波凌彥翀
詩幾度涌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是也泗水潛夫述武
林舊事值探春競渡日畫橈櫓比如魚鱗無行舟之路楊謹
思詩大船撾鼓銀酒缸小船吹簫紅繡牕今則敗舫數艘無
復徵歌按舞者矣

說緯

緯識之書相傳始于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
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識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
君明則是緯識遠本于譙氏京氏也徵之于史如亡秦者胡
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已爲緯識兆其端矣迨新
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于是劉京謝蹏臧洪
哀章甄尋西門君惠等爭言符命遂遣五威將軍王奇等乘

乾文車駕坤六馬將軍持節稱天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
使頒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爾乃
光武篤信不疑至讀之無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
學通五經者爲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爲所惑焉其
見于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祕奧又稱
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于有道先生郭泰則
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于太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奧于
琅邪王傳蔡朗則云包洞典籍刊摘沉祕于中郎周勰則云
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于大鴻臚李休則云旣綜七籍又
精羣緯于國三老素良則云親執經緯彙括在手于太尉楊
震則云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于山陽太守祝睦則云七典
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蹟窮神于成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

洛咀嚼七經于酸棗令劉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勃然而興于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于郃陽令曹全則云甄極悉緯靡文不綜于藁長蔡湛則云少耽七典于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洛于冀州從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于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則云兼究秘緯于廣漢屬國候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至于頌孔子之聖稱其鈎河摘洛蓋當時之論咸以內學爲重及昭烈即位羣臣勸進廣引洛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于漢末不誣也然鄭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爲說賈公彥疏以漢時禁緯故則又未始不禁之矣自晉以降其學寔微然釋慧皎作高僧傳稱法護博覽六經游心七籍沈約作宋書于天文五行符瑞亦備引緯候之說蕭子顯南齊書志亦然而周續之兼通五經

五緯號爲十經直至隋焚禁之後流傳漸罕乃孔氏

穎達賈

氏公彥

徐氏彥僦援以釋經杜氏

公瞻

歐陽氏詢虞氏

世南

徐氏

聖

編輯類書間亦引證今則樊英傳注所載隋唐經籍

志所錄太平御覽所采學士大夫能舉其名者寡矣

策問

康熙二十年江南鄉試策問三首

問聖人之學莫備乎經漢世專一經者立博士而兼長經義者莫若鄭康成然多以漢法解經又采讖緯之說爲後儒所憎唐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儀禮周禮則賈公彥成之至宋邢昺疏其未備而經義始完歐陽修謂所載既博所擇不精異乎正義之名請悉刪讖緯之文使無駁雜今五經取士一本宋儒之傳注可謂醇矣考之明洪武中科舉程式春秋不

遺三傳書主蔡傳而不遺注疏禮則專主注疏是漢唐諸儒之說仍多兼習今注疏雖頒學官而士之肄業者鮮矣或如歐陽氏之說刪其駁雜飭經師講習而兼通之不更愈與餘若易初主程朱傳義其後本義單行而習程傳者漸寡春秋初主胡傳及張洽集注其後胡氏傳單行而治張注者無間亦宜酌其舊俾兩家互為發明可與且宋元之說經者多矣孰同孰異孰繁孰簡孰無悖于傳注孰能發明傳注所不及其槩可得而言與五經大全論者謂惟春秋最善蓋本于汪克寬之纂疏其餘諸經所采羣儒之說果其大備而一無剩義與抑尚有待于補緝與我

皇上聖學懋勤蚤夜孜孜與儒臣講繹羣經既以四書尚書講義頒示天下文武大臣茲者易義又將刊布其于詩禮春

秋當次第編纂夫儒生誦習經義其首務也探其淵源必能舉其條目其詳言之毋隱

問江南田賦較他省獨多賦額既多遭課不少下江諸郡積欠動盈萬億說者謂害釀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法或謂明太祖憾吳民為張士誠固守籍沒豪族田按私入之簿以為額徵故賦特重其後因巡撫周忱之請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行之二百餘年矣今舊額未增而民力日敝何與意者有司之催科未盡善與往時歲額不完疑為巨室豪右抗緩不納自奏銷處分一案所以懲創者至矣江南紳士惟恐輸將之後而歲額不完如故何與或謂西北大郡賦額不過數萬而江南一邑有多至四十餘萬者宜其日事催徵不足夫松江之華亭不嘗析為婁縣乎既析之後未見徵輸之如

額則又何也。比者旱溢頻仍，不得不以荒歲之逋賦請帶徵于嗣歲。然田壤之收穫止有此數，嗣歲未必屢豐，則舊逋未完而新課又欠矣。將何術而使國用民力交無絀與？至若大江以北，邳徐鳳泗蒿萊彌望，隸之軍而軍不屯歸之民而民不聚，招徠開墾之法又何策而可稍幾于江以南諸郡與多士見聞所習利弊必洞然于心，盍具陳之，是籌時者所欲亟聞也。

問：黃河之患，前代山東河南或時有衝決，今則江南獨被其害矣。明永樂中，陳瑄轉漕東南，欲避遮洋之險，鑿清河縣南之淮與河會，而淮黃遂爲運道之咽喉。國家漕運仍明之舊，而頻年河患傾堤潰防，歲費帑金累數百萬。明代河溢于淮，則病在運河；溢于泗，則患在陵。今治河者無陵寢之虞，惟

運是亟，則力所專施，宜其事半功倍矣。顧工力之煩，歲月之久，反有艱于昔者，何與？隆萬間，潘季馴凡四治河，河無不治。惟守固隄，東水藉水刷沙之法，今其說具在，惟是河挾沁汴泗沂諸水，其勢易強，而淮水源獨流長，其勢易弱。然則藉淮刷河之說，誠不足恃，欲河之治，必循季馴故智而後可。與抑分黃導淮，別自有策，與往時盜決河防者罪止杖與徒而已。後以法輕易犯改，從充軍。今之法較昔愈嚴矣，乃衝潰日告且新，堤方築而故堤旋決，綢繆何法而使新舊交固？與淮揚之田半爲波臣所汨，此江南之大患也。淮流何以遏歸，仁高堰何以護雲梯之關，何以通河之害，何以去諸生其悉陳利害以爲當宁獻。

第 35666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18"

図書館

14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

平	
學	大
學	大
學	大

趙

